

◇ 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，偶有文字见于报章末端。

西中生产队队屋前有一棵孤零零的柳树，高约六丈，粗细如脸盆，远看像一座巍巍蕤蕤的山，这在成洲较迟的金洲，应该是最早也是最大的树。树下是队屋，装有犁耙、水车、牛车等农具，还有一个仓库装着棉花、油菜、黄豆和玉米种子。我小时候上学，每天四次经过这棵树，看那树枝虬结、树干通黑的样子，也曾猜过有多少岁。如今这一切荡然无存，换之以两排商业门店，懒散地招呼着稀落的顾客。

清风徐来。我走进一家简易理发店，里面有五六个老头，怎么舒服怎么坐，相互扯着家长里短。一个如柳树般黝黑的男人盯着我问，我是谁呀？我迟疑地答，你是大洲吧？他开心地笑，还认得我。

大洲我印象深，小时候上学也要经过他家的门，我在前文叙述中至少有两次提及。他是汉奸唐智礼的儿子，唐智礼当时被管制，成天灰头土脸，心事重重。大儿子大洲，小儿子细洲，老大不小的还讨不到老婆。大洲生得高大，四肢粗壮，手如扇面。1969年，金洲与老洲争夺摆渡权发生械斗时，大洲拎一个百十斤的石锁走过来，神定气闲地放下，对方看到急忙走人。

1+1等于几？这道数学题的答案太多了。数学老师会告诉你答案是2；语文老师会教你是“田”；其实，还有更多的答案，比如等于3：爸爸+妈妈等于全家3人。还比如，等于4：爸爸+妈妈=4，二孩家庭，一家四口。但在我看来，1+1的答案应该是：有苦有乐，苦中作乐。但最近，关于1+1=?，我又有了新解。一切还得从前年国庆的朱家角之行说起。

女儿有友一直比较喜欢逛古镇，大概是因为古镇里合她心意的小玩意儿比较多。那年国庆，我们带着走路还不稳的弟弟，去朱家角轧闹猛。国定假日的朱家角真是人山人海，我们推着坐在小推车里的弟弟，拉着有友，穿行在人挤人的朱家角青石板小路上。有友是个眼尖的娃，尽管我们一直在人群中穿梭，她还是能一眼看到自己喜欢的小物。

“放生桥上不能停留，麻烦大家都走起来。”我们刚过完桥，有友嘀咕了起来：“刚才看到一个小篮子猫，好可爱。”这话说得太晚咧，在人山人海、不能走回头路的地方，重新返回是绝对

麻燕子是我以前单位的同事，她是个电梯工。我最早得知她的名字是在一个午后，她百无聊赖地斜倚在传达室的墙壁上，轻声细气地对着话筒和一位朋友谈天。我坐在一边，听她絮絮叨叨，有条不紊，觉得电话真是个好东西，使人内心里的热情，有一个正确的方向。直到门外有谁高声在叫“麻燕子”“麻燕子”，她回过头来应了一声，慌慌张张挂了电话，很快走掉了。作为一个刚进城的民工，对于燕子，我是再熟悉不过了，那是曾经陪伴我的父老乡亲过了几千年穷日子的玄鸟啊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燕子整洁、优雅、矫捷，具有广大的自由和一飞冲天的豪情；在我的印象中，没有一只燕子是臃肿的、懒散的、聒噪的。我回想起麻燕子操劳的眉眼、发福的体态，不觉哑然失笑。

有句口号说的大致不错：“知识改变命运。”说这话的人，肯定从知识中

大洲

我还记得大洲另一个故事。1971年秋，他因为偷我们生产队的黄豆被发现，由民兵押着游街。那天刚下雨，路上泥泞，大洲挑两箩筐黄豆绕洲行走，随着锣声有节奏地喊，我是坏分子，偷黄豆不要脸。我兴奋地跟在后面走了好几里。

我问，冒昧呀，那年偷黄豆，是个什么故事？他不以为怪地答，没得吃呀，饿的。他还说，游洲的事发生后，当时你父亲是会计，打短说算了，但你二姨爹是队长，坚持要游街，还说我力气大，必须长点记心，硬是装了一百六十多斤。

见我破题，有个老丁胆子大了，问，那年大队做船桅的杉木是你偷的吧？三百多斤呢，怎么弄走的？大洲无所指地说，我有一次到山里挑山芋，一百八十多斤，一肩从三桥到黄墩，三十里，一肩从黄墩到洪镇，至少三十里，没有一个人做到。说到兴处，他干脆说，那年西中队仓库的黄豆是谁偷的？我。我爬到柳树上，跳到队屋，顺着横梁爬到仓库上面溜下去，一手背一百

多斤黄豆，一手爬柱子上来，那柱子至少有四米高吧？

偷黄豆后，大洲在金洲蹲不住，坏分子呢，坏分子家庭呢，只好去江南山里舅舅家运树木，一天能挣三块钱。老丁又打趣说，是不是你跟舅妈有故事，惹得舅舅赶你回来？大洲不好意思地笑，尽讲笑话。

1970年代末，农贸市场全面放开。大洲已是树木行家，开始做树木生意，高峰时安庆城康熙河一带的树木生意都被他垄断，每天能挣三千块钱。大洲说，风光的时候，天天拎一包袱，都是十块的，走哪里吃哪里，走哪里玩哪里，真是花天酒地，做的坏事不少。

大洲认为，他这辈子最不该做的是把西中队这棵柳树卖了，买来六十块钱，转手到安庆城，卖了四百多。他认为那是树神，有报应的。他说，你看我现在又是肺气肿，又是心脏病，还有血管堵塞，活不了几天的，是还债。

我问，你爹真是汉奸吗？他答，那是？那时候父亲住在安庆城，是富裕家庭，赌博输掉了家产，怕挨揍，就偷偷跑到山口做小工。那是鬼子的工程，鬼子看他懂一点日语，就叫他做了下手，后来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。旋即反问，他在村里做过坏事吗？

1+1等于几？

不可能的。带着对小篮子猫的遗憾，我们离开了朱家角。

回家后，有友三天两头想念朱家角，其实是想念小篮子猫。因为周末的学习任务也不轻，再次朱家角之行就此被搁浅了。好不容易，一年后，去年的10月底，培训机构的停课周，承诺有友好久的朱家角之行终于成行了。进入景区，小丫头居然熟门熟路，她说自己一直记得那家店的位置。我们一行直奔小店。一眼望到小篮子猫的有友激动得咧。看她这样，我们也不怎么讨价还价，直接拿下。细细端详小篮子猫，小猫做得很逼真。有友迫不及待要和它合影，一发朋友圈，好多人把它误认为真猫。

时隔一年来朱家角，弟弟小友已经是个小捣蛋了。姐姐买了新玩偶，他总是不甘示弱，找准机会，一把抢过玩具。生怕心爱的小篮子猫被弄坏，有友也不敢动手抢回来。小篮子

猫在弟弟手里突然发出了“喵”的一声叫，咦，怎么回事？这时，恰巧吓了一小跳的弟弟一松手，有友一把抢回小猫。这才发现，机关就在小猫玩偶的底部。开车回家路上，小篮子猫俨然成了俩娃的新宠。两人要好时，小猫轮流玩；两人吵闹时，恨不得把小猫也一扯为二。

巧的是没过多久，单位组织去朱家角培训。趁中午休息，我赶紧又跑了趟景区，只为再给娃买个篮子猫，一人一只，不要再抢了。如我所料，俩娃对于我又给他们买回玩具猫很开心。第二天，姐姐上学去了，弟弟一人在家，居然给两只小篮子猫讲起了故事。不过，尽管现在有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玩具，俩人最开心的还是同玩一只，他们说：“这样才开心。”尽管有吵闹，但其乐还是无穷的。

对于二孩家庭而言，1+1的答案有很多。对家庭成员来说，付出的家庭关爱一定是大于2的，对两个孩子而言，他们收获到的爱，也一定是大于2的。而对他们自己来说，1+1一起玩，得到的乐趣也一定是大于2的。

一件体面的事情，尽管我不是什么“知识分子”，更不是“这么大的”一个。

麻燕子最后打给我的电话是有关她女儿早恋的事情。我说这没什么啊……我这里话还没有说完，她就在电话那端叫起来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，难道你赞成早恋吗？要是你自己的女儿，你支持她早恋吗？你这么会产生什么后果……”电话挂断了。我看着自己被晾在那里，觉得挺委屈的。我想，不就是早恋吗？马克思第一次写情书给燕妮，也不过是17岁；早些年在乡下，逢年过节，搭台唱戏，古代的才子佳人私订终身后花园，也都是这样唱的：“奴家年方二八……”尽管那时我还小，二八十六却是懂得的，难道现代人发育得比他们还晚？其实，相对于呵护孩子心中的美好感情，爱护他们的纯洁和想象，使这些东西成为将来帮助他们把握一生的财富，所谓早恋云云，真的是无须谈虎色变的呀。

麻燕子

尝到了巨大的甜头。我们知道，一条狗如果会做几道简单的算术题，那就意味着它将告别平庸的生活，脱颖而出，去马戏团当明星。知识的好处就是这般一目了然、不容置疑。譬如我吧，由于没钱消费，业余无聊，颇读了几本书，这使我得以进入一家报社做校对。有时会接到麻燕子打过来的电话，与我探讨人生，说我这么大的一个知识分子，她以前怎么就没留意呢？有天傍晚，我下楼去取信件。我租住的这幢大楼的信箱是一字排开的，大老远地就看到自家的信箱里插着本《读书》，那一瞬间，我颇自得，觉得这无疑是件体面的事情。后来，我就想到了麻燕子，觉得于她的生活而言，在闲暇时给我打个电话，或者也是这样

◇ 相悦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于报端。

◇ 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